

铁血将军的文学情

陶余来（安徽）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母亲丰满坚实的肥腴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岂不又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子？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羨；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份，都有令人爱慕之美……”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情真意切的文字深情而优美。

法兰西民族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戴高乐将军，与方志敏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戴高乐一生戎马，复杂和残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但他每天仍坚持笔耕不辍，其随身的一个小本子记载着他的各种心得和灵感，并成为其各种讲话稿和日后回忆录的宝贵素材。由于著作的语言优美，他曾数度被邀请加入享誉世界的法兰西学术院，诺贝尔委员会也曾考虑授予戴高乐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人们甚至认为戴高乐是类似巴雷斯和佩吉的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作家”。

方志敏1920年升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为该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23年初，方志敏与赵醒依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组织、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所著的白话小说《谋事》与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著名作家作品一起入选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志敏涉猎了许多进步报刊，此后又创办了《新江西半月刊》《先驱》《寸铁》《锄头》《工农报》等红色报刊，这成为方志敏革命思想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平台。方志敏在《新江西》季刊上发表了《私塾》《哭声》《血肉》等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后来，身为党政军领导人的他，还曾编写话剧《关东斗争》并登台演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方志敏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重要文稿和信件，这些文字不仅抒发了其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也足见其杰出的文学才华。

方志敏的著作入选中国小学课本，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也入选法国中学课本。然而，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方志敏没能看到抗日胜利，而戴高乐见证了法兰西解放，并有机会带领法国走向富强。“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瘠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朵，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 my 精诚的寄托吧！”如此泣血的文字背后，方志敏当有怎样的不舍和不甘！

城市之光

张成林（江苏）摄



曾经少年

沈诗琦（浙江）

一瞥，我看见了他。他穿着一身运动服，背着一个双肩包，耳机从脖颈处垂下来，仿佛不经意地靠在教室走廊外的柱子上，装作无意的目光不时地从窗外落进来。

我认出了他，他叫李熙，是我曾经的学生。他读小学那会儿，个子矮矮的，性格腼腆，不仅仅不爱与人交际，甚至有些怯于和人交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从周记中看到他写自己的家庭——他生活在单亲家庭里，是由父亲带大的，而父亲沉迷于烟酒。我试着与他交流，没想到我刚靠近他一步，他就后退一步，直到退至墙角，把自己缩成一团。

从那以后，我就留意起了他……下课铃响了，教室里的学生一窝蜂地往食堂冲。我走出教室，向他走去。他看到我走过来，立刻挺直了身体：“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我笑着点点头，问他吃过午饭没，要不要一起去教工食堂。他说他吃过了，就不去了。我只好让他去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边吃饭，一边想着李熙。这个男生的心思很

细腻，我作为他的语文老师，可以从他的作文里了解他的内心。他的文字和他的内心一样细腻敏感，玻璃似的，很透明，仿佛一碰就碎了。他写的内容很杂，有时是自然风光，有时是自己走过的一段路，有时是天马行空的遐想。他的文笔很不错，我当年曾经很懊恼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注意到他。

吃着吃着，我忽然意识到，我没有告诉李熙我的办公室在哪儿。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办公室没换地方，但他未必记得。我赶紧放好餐盘，匆匆地往办公室走。

李熙正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看到我来了，他露出一个舒心的笑容。我忙道不好意思：“办公室没人在，所以就锁了，也没提前告诉你。”他跟在我的身后进来了，我倒了杯水给他，顺口问道：“现在读大学了吧？学的什么专业啊？”

“嗯，大二了，学了传媒，”他介绍道，“我刚设计完微电影，是学校让我做的。回去的路上经过这里，想来看看老师——幸好说明了情况后

门卫还让我进来啊。”他的手指不断地摸索着杯口，晃动着杯子里的水。

“其实我来吧……就是想对您说声谢谢。”

我有点意外。

“老师，您还记得当年有一次作文大赛吗？是您让我参加来着，分为初赛和复赛。我通过了初赛，但复赛要去北京现场写作文。我爸不让我去，说反正也得了奖，浪费这个钱做什么？”

“记得啊，你那次初赛时的作文写得不错，复赛试都不试就放弃的话，就太可惜了。”其实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依稀记得当时他的父亲嫌弃要花住宿费 and 来回路费，便一通电话打给我，我隐隐约约能回忆起他的父亲在电话里混乱的语气。

“老师，您当时一把拉住我，说‘车费路费我给你出，我陪你去’，我听了眼泪差点要掉出来，然后你给我一个超大的拥抱——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怪，但我那个时候觉得你身上有母亲的味道。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是什么形象，但是直觉告诉我，就该是您这样。”

杂树林

路来森（山东）

初冬的一个早晨，我站在土坡上。坡下，是一条名为丹河的河流；坡之南，是一片杂树林。

杂树林，并非人工种植，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树木杂沓，高高低低，粗细细细，但若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些树以刺槐为主；也有大树，但绝对不超过十几棵，大多是树干如胳膊一般粗的小树，更多的则是孳生树，从大树根部重新生发的枝干一簇簇，一丛丛，一蓬蓬，给人一种遍地榛莽的荒野感。

我喜欢这种野性的美。人冬后，刺槐叶纷纷凋零，落叶在土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人行其上，脚下发出“唰唰唰”的声响，仿佛春蚕嚼叶，仿佛细雨击沙。人行林中，半枯的乱枝纵横交错，刮擦着身上的衣裤，“唦唦啦啦”作响。脚下，堆积的树叶缝隙间，尚有小草绿着，它们绿得微弱，绿得悲戚，娇喘般维系着渺小的生命。但无论

怎样，这些小草都是值得尊敬的，它们用卑微的生命，倔强地迎接步步紧逼的寒冷冬天。

或许，在未来的深冬里，这些小草在落叶的保护下，能够成为这片杂树林中唯一的绿色。它们会在枯萎、萧瑟中，向人们展现出一份不败的生机。

寒风起，树叶继续落着，一片一片，一枚一枚，在空中乱舞。叶，枯黄如蝶，金黄的枯叶蝶，飘飘洒洒，盘旋出一种醉人的情致，望之，甚美。

槐叶凋零过半，望向林空，本来稠密的枝条变得疏朗，树枝挺直，一根根倔强地戳向天空，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德富芦花写晚秋的一句话：“木叶尽脱，寒林千万枝，簇簇刺寒空，好景致！”确实如此。瓦蓝的天空被树枝切割成一方方不规则的形状，那是自然之神笔画下的一幅风景画。麻雀在树枝上跳跃，叽叽喳喳，雀跃不已，给这片寂

寥的杂树林带来了一份喧闹的生气。几棵高树上，大大的喜鹊窝露了出来，仿佛晴空中的一个个标点符号。几只花喜鹊在林中飞来飞去，可总也远离不了那几个喜鹊窝，这是一些恋家的鸟儿，“喳喳，喳喳……”喜鹊的叫声嘹亮极了，这个早晨因之生出一份活力。

太阳出来了，初冬的阳色彩彩弱了，散出一种淡淡的橘黄色，照在杂树林的树枝上，那些半枯的树枝便也镀染上了淡淡的橘黄色，仿佛被抹了一层薄薄的黄油，给人一种滑润润的肉质感。飘零的枯叶呈现出一种金黄色的光泽，风一起，树枝晃动，落叶飘飞，仿佛整片杂树林的阳光都跳跃了起来，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炫目感。

那感觉，好美，好美。杂树林中，还有一些其它的树，或者灌木，比如黄栌、紫荆、酸枣等。紫荆的花还开着，红红的，一串

一串的，夹杂于杂树林中，红艳而醒目。酸枣树上结满了红红的酸枣，一些麻雀栖落在树上啄食不已；一些晨练的人走进杂树林，一走近，麻雀们便轰然飞起，若杂花生树。

黄栌只有几棵，星散于杂树林中，树叶已开始变红，我知道，要不了多久，那些叶子就会完全变红，一树红，一团红。待到那时，它们就会为萧索、枯寂的杂树林燃起一团团火焰，形成一道火辣辣的风景。

杂树林，很野，很杂。

但我喜欢这种“野”和“杂”。“野”，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本色；“杂”，则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包容；也正是有了这种“本色”和“包容”，大自然才能呈现出野性的原始之美和多样的变化之美。

生活，亦该是如此：保持一种自然的本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此，才是完美的人生。



初冬辞

罗海军（西藏）

从霜花到雪花

季节越来越瘦

枯萎在岁月的枝头

楼群起伏，仿佛冻僵的波涛

而我像凝固在天空的浪花

不知流向，也无法返回

暮色中

街道如纵横交错的田埂

公交车是水牛

而轿车是山羊

路灯像柿子树

结满火红的果实

照亮白雪纷飞

那是故乡寄来的十万封家书

楼下，老人拉起了二胡

他把深情和凄婉的寓意

借着寒风

递到我苍凉的心上

灯影里，我取北风做药引

三钱月光

五钱炊烟

医治我久病的乡愁

温暖的芦苇

尚庆海（河南）

冷硬的北风呜咽着

柔韧的芦苇

弯腰低头

身骨不断

似故乡的老者

用满头白发

在风中挥毫书写

那份带不走的温情

我站在远处

默默凝视

清冷的天地间

一缕柔软

触及我的脸颊

似母亲的手掌般温暖

让我的眼眶潮湿